

# 金秋九月忆恩师

金秋九月，丹桂飘香，老师是这个季节的主题，空气中弥漫着感念师恩的芳香。尊师重教是永远的美德。你的记忆里是不是有这样一位老师，每每忆起，依旧让你热泪盈眶；或许也有这样一位老师，回忆起来，依然让你肃然起敬，严厉、关爱、包容仿佛如在昨天；抑或还有这样一位老师，对你一生影响最大，让你终生难忘……教师节到了，让我们一起感念师恩，为恩师送上最诚挚的祝福吧！



## 我的党校老师张胜利

—— 晓歌 (陕西)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曾离岗在市党校进修了一年。那一年，是我在写作上成绩最显著的一年，也是我交朋友最多的一年。之所以这样，与一个叫张胜利的老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张胜利是教授我们哲学课的。第一堂课，他就把我“广告”了。他说：“我们班上有一个挺能写的，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前不久我还收藏了他的一篇《雌雄银杏树》呢。”

这篇文章是写我家乡两棵古银杏树的，全文只有几百字，先是在《陕西人口报》副刊发表，后来又发表在《安康日报》副刊上。这么小的一篇文章，都能被老师注意到，让我顿时有了千里马遇到伯乐的感觉了。

不过，那时班上的同学对他的印象并不是很好，我也一样。我们大都觉得他太自我欣赏，太傲气，目中无人。他走路虽不挺胸，却大都目不斜视，节奏铿锵有力，遇同学打招呼，他也仅是哼哧一声而已，一副不屑的样子。有时候仔细一想，又觉得他是一个比较矛盾的人，说他傲气吧，有时候又觉得很亲切，我记得他曾三次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谈一些与写作、与文学有关的话题。其实，那时候，也就是胡乱写写而已，虽然到处发表，却都是十分肤浅的玩意儿。而张胜利，却是满腹经纶，装了一肚子学问的人，虽然发表文章不多，却有坚实的东西在里面，绝非我辈无病呻吟泛泛之作可比。就我这股，他都能当作朋友以礼相待，还能说他傲气吗？

前不久，我给他送刚出版的新书，请他指正。因为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便先打了电话，他说他就住在某某巷子里，马上下楼接我。当我把车开到那个巷子，他果然在那里等着我。虽然二十多年未见，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他当然苍老了许多，毕竟七十多岁的人了，可语音依然爽朗，步态依然矫健。在老师家里，他为我沏了浓茶，便直入话题，谈我的文集，如实指出存在的不足；也谈时下文坛种种现象，话语中充满了希望，同时也对当下文坛不良风气充满了忧虑。

他还让我参观了他的书房，可谓大开眼界。他藏书非常多，尤其是本土作家的书，他几乎一网打尽，应有尽有。由此可见，他老人家对地方文化事业是何等的关注！

告别之时，他又回赠了我八本本土作家的著作，其中有几本很有份量，非常值得收藏。

## 怀念笑容明媚的马老师

—— 张翼 (西安)

教师节前一周，我又想起了我的初三语文老师，一个已经不在人间将近8年的回族小伙马剑。

他那时也就20岁出头，高个子，年纪轻轻却有了虽经时时修剪依然隐约可见的络腮胡，走路时，腰总是挺得很直，脸上常常带着微笑。我坐在教室第一排，因而能够看得十分清楚，他的笑从嘴角开始，慢慢向右半边脸，到整个面部一点一点荡漾开去，直到最后，眉头都舒展开来。当看到我们在晚自习之后还在点着煤油灯读书，或者面对一场雪仗之后教室里黑板上斑斑“血迹”，老师就用这样的笑来奖励或是惩罚我们。

马老师讲起课来，也如同他的微笑一样，将那些字句，那些篇章架构，那些人情物态，一点一点播散开去。他习惯用黑板底缝里或是掉在讲台上的半截粉笔，在黑板上写字，直到粉笔短到无法拿捏。讲到《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老师提前布置我们背诵精彩的段落，然后像讲评书一样再现故事场景；讲到《白毛女》，老师请全班同学公开推举杨白劳、穆仁智等人物进行排演。

乡村中学，没有一件电教器材，马剑老师却把语文课堂变成了我们苦涩的初中生活里最可期待的乐园。那时，我们往往会在上课前为回答问题争得不可开交，铃声一响，都在心底里较劲，只等着老师说那一句：“谁来回答这个问题？”

初三后半学期，马老师经常会自己刻写油印一些测试题。老式的手推油印机旁，老师用蘸满油墨的油墨棒在刻好的蜡纸上稳稳地一推，一页试卷就印好了。我去揭过那一页页刚印好的试卷，两个班130多张试卷，我们就这样一页页印完。

马老师喜欢吃火炉上烤到焦黄的馒头片。烤出来的那种发酵充分的麦粉的味道在他不足25平方米房子里弥漫。我就在这样的香气氤氲中，由他带我进到同样有着清新诱人滋味的文字世界里。

8年前的除夕夜，他在拾掇屋顶上的电视转播器时，梯子打滑，他后脑勺冲下，摔在水泥地上，从此再未醒来。

马老师，是我初三时的语文老师，我很想他。

## 师恩重如山

—— 宋千寻 (黑龙江)

我只读过小学六年，教我的老师就两个，语文和数学老师，那个年代，一个老师带好几个班，而且教好几个科目，我们班的两个老师，理所当然地承担起全班语文、数学、历史、思想品德、自然、生物等。若说六年之中除了教授授课之外，对我一生起到决定性的老师，莫过于语文老师温秀文，他对读书的热爱，对知识的崇拜，激发起我幼小的世界对书籍的渴望，一直延续这么多年，嗜书如命，渴读上进。

温老师是十八岁接他父亲的班留在村学校的，温老师的父亲是为了救一个落水的学生去世的，乡里就特批了名额给当时还是个高中生的温老师。他放下学业回了村里，一边照顾母亲，一边在村里教课。

后来日子好了一点，温老师在大家的张罗下娶了一个媳妇，瘫痪在床的母亲什么都忙不了，大家就你家一盆米，我家一块被面，为他操办了婚事。温老师在结婚那天，摘下眼镜，深深地给乡亲们鞠躬，眼泪眶里啪啦下来了。从此他放弃了再去考大学离开这儿的想法，踏踏实实留在村里，一教课就是将近四十年。其中有好多机会可以离开村学校去县里教课，可是他始终没有离开。有一次我问温老师为什么不进城里的学校，听说县里重点校要调温老师去做语文组主任，可是温老师没答应。温老师说，国家给我评了高级职称，涨了工资，因为在教育上作出了突出贡献，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我有现在的好日子是咱们淳朴的村民成全我的，没有他们当初无私的帮助，就没有我的今天。孩子，一个人重要的不是你站多高，而是你在攀高的时候是在给你扶着梯子。你只有知道了这层意义，才会明白成功的含义。年轻的时候总以为成功是一个人的事情，年老了才知道，成功其实是很多人在托着你，我就是想回报这些曾经扶着、托着我的人与这片深情的土地。我当时就觉得老师说的这些好深奥，却又好有哲理。老师摸着我的头说，读书吧，孩子，读书才会让你有崇高的思想，和别人不一样的

想法，你的人生才会在本质上发生改变，到达别人到不了的地方。

我记住了老师这句语重心长的嘱咐，从此，我钻进书海里，哪怕离开了学校，也一直在读书，后来还豁然开朗，懂得很多人生的道理，才觉得这一切归根于老师当年的那一个不经意的举动，开启了我光明的世界。

我恩重如山的老师，教会我的是读书，也是做人。

## 可敬的李老师

—— 董会英 (柘城)

在每个人的成长道路上，总会遇到某些人，他们亦师亦友，他们的行为会潜移默化地震撼我们的心灵，改变我们的信仰，影响着我们的人生。

在教师节来临之际，我也想和大家说一说我可敬的李老师。李老师是我初中的体育老师，记得那时候李老师也是刚师范毕业，阳光自信的微笑，朝气蓬勃的身影，在操场上感染着每一位学生。那时候我就想，以后长大了走上工作岗位，无论是苦是甜，我也要微笑着抬起头勇敢地走下去。

光阴似箭，一晃我在教师的岗位上也坚守了18年，一次人事调整，李老师竟然调来我们学校当了校长。随着打工潮的涌起，乡村留守儿童越来越多，家庭条件好的，为了弥补对孩子疏于陪伴的亏欠，就花高价送孩子去城里私立学校寄宿，学生每学期都在逐渐减少，在这个时候李老师竟然同意来接管学校，这不仅是对他人格的肯定，无形中又给了我们信心。从名义上李老师一跃成为李校长，可在校园里，清晨满校园的落叶总是由他第一个打扫起。下雨天他总是第一个为孩子们清理校园小路的积水，草丛中的杂草还没来得及长高，李校长不顾露水或骄阳已经在花丛中弯下了腰。中午放学，老师离家都很远，所以午间就在学校自己做饭，为了让老师们午间能多一会儿休息的时间，李校长都是在放学后为老师们用树枝叶燃起火，烧起地锅……

李老师教给我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教我学做人，教给我信仰，教给我要怀有一颗爱生如子的心。

## 55 道行高尚说沃姓(1)

据《风俗通》《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和《尚友录》记载，沃姓源出于姓，商朝第六帝王沃丁的后人以祖名为氏，称沃氏，沃氏后人奉沃丁为得姓始祖。此为沃姓的一源。

另外，据《姓氏考略》载，周代宋国国君微子启之后沃有被封于沃州者，以沃州(今地不详)地名为姓。此为沃姓的第二来源。

此外，沃姓还有其他来源。商王沃丁亦称羌丁，子姓，名纣。《史记》记载：“太宗崩，子沃丁立。”都亳(今商丘)沃丁尊老敬圣，仍以伊尹为相。伊尹是商朝开国功臣，做了从商汤到沃丁五代帝王的丞相，为商朝立下了盖世之功。沃丁对伊尹等老臣十分尊敬。在伊尹一百岁的时候，沃丁下令专门为伊尹修建“保衡祠”，表彰伊尹的功德。据皇甫谧《帝王世纪》记载：“沃丁八年，伊尹卒……沃丁以天子之礼，葬伊尹于南亳，祀以大牢，亲自临丧三年，以报大德焉。”大牢又称太牢，是当时最高的祭祀礼仪。

沃丁的父亲太甲年轻时不听伊尹教诲，犯的过错不但是太甲的深刻教训，而且被沃丁视为前车之鉴。咎单是商汤时期的大司空，和伊尹一样是商朝老臣、贤臣。沃丁深

## 连载

# 商丘姓氏探秘

—— 刘秀森

刻认识到伊尹等老前辈是商朝的创业者，是商朝宝贵的财富。因此，伊尹逝世后，沃丁便以咎单为宰相。咎单辅佐朝政，仍然采取伊尹节用宽民等一系政策，笃行商汤之法。那时的“相”还兼有帝师的使命，所以咎单作了《沃丁》，用伊尹的事迹训诫沃丁，让沃丁发扬祖制，以德治商。沃丁在咎单辅佐下，继续执行先王制定的治国方针，以仁德治理天下，以法律约束犯罪，四海臣服，百姓安定，社会秩序良好。沃丁的子孙中就有以沃字为姓者，称沃氏。

源于商丘的沃姓经过历史上的沧桑巨变，多次播迁。如今，沃姓分布仍然较广，安徽省、浙江省、河南省、上海市、北京市、山东省、江苏省、江西省、香港特别行政区、台湾省等地都有沃姓分布。大约在清末和民国时期，沃姓有到国外创业者，如今美国等地均有沃氏族人。他们在创业的同时，也把中

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播到国外。

沃姓继承其祖先的传统，是一个重道德的姓氏。这在史书记载的沃姓名人中有突出显示。

明朝时沃頔(pàn)，明成化二年(1466年)进士，先奉命整顿福建驻军事务，后任江西监察御史。任职期间，严惩贪污污吏，弹劾苛政毒民者，让贪官们既震恐又忌恨。沃頔在一次弹劾贪官——江西吉安知府时反遭陷害，被左迁内乡(今属河南南阳地区)知县。《内乡志》记载，在其任内乡知县期间，“兴利除弊，禁奸保良，扩建簧学，重修明伦堂”。内乡县和湖北鄖阳接壤，鄖阳县的土豪霸占内乡田地，沃頔将土豪伏法，把被霸占的田地如数归还原主，使受害的百姓不再流离失所。到秋天，沃頔叫百姓拿出多余的粮食以作备荒之用，不到三年，储积了粮食十多万石。沃頔广积粮、办学校、开银

矿……兴建内乡县衙是其中一件。他见百年沧桑的旧县衙“东倾西隕、不蔽风雨、壁空户倒”，于成化十五年(1479)八月决定重建县衙。沃頔基于“民非政不治，政非官不举，官非署不立”之识，在成化十五年八月开工重建县衙。在重建内乡县衙的整个过程中，沃頔既不“苟偷自安”，也不“剥民脂膏”，“不需于官，不科于民，市材石，属匠役……”“市材石”指建县衙所需石料都是从市场上所买，由此所知其他所需物料更是出款购之；“属匠役”指衙门里的官属也同平民匠役一样为建县衙而出力流汗。可见建县衙采用的是出财于官，取力役于民的做法。历时一年零两个月，内乡县衙建成，“规模宽广壮丽，大胜于前矣！”吏部侍郎黎淳因公巡至内乡，特撰写《重修内乡县治记》，称赞沃頔修建县衙：“是一举而三善备，当临时政之初，民事方殷而治之有暇，非才乎？处暂居之地而为之久久之谋，不苟且，不粗略，非忠乎？事辄而一毫不伤于民，非爱乎？”三年后，因他治理内乡有方，政绩卓著，擢升荆州知府。明弘治三年(1490)其父去世，回家守丧。从此不再做官，在柴桥乡里做了很多建桥筑路的善事。于明正德七年(1512)谢世，享年79岁。(148)

